音樂響起前的豐饒空白

以聾為榮：聾人的內在世界特展

文｜謝韻茹 展示教育組　　圖｜國立臺灣文學館

迷宮的盡頭是聲音？是亮光？是牆阻？每個人的轉譯能力不同，聾人的內在世界特展不強調「失去」或「減損」，而是側重其他感官的開發，邀你體驗一切作為皆使不上力時，萬物俱在的感受。

奏樂前的十分鐘

我喜愛音樂會開場前的十分鐘。琴弓擱置，五弦暫歇，一切等待音樂發生。有種任何事皆使不上力的脆弱，卻充滿張力。彼時萬物俱在，靜寂飽滿……。

在看似空白、卻充滿無限可能的此刻，我走進一樓藝文大廳即將開展的「以聾為榮：聾人的內在世界特展」。由於展覽主題與自身特質相關，倍感親切，館方承辦人雅雯正在裏頭佈展，她發現我駐足的腳步，趁著空檔特地帶領我走訪展場，並介紹我與策展團隊成員之一：啟婷認識，而有了一些交流與激盪。

啟婷的身份是纖維裝置藝術家，她發揮藝術專長以白色尼龍（Nylon）為展場

互動裝置入口區，藝文大廳裡的「廳中廳」、「門中門」，特展頗引人注目。

平權

感官開發區的新經驗讓人驚艷。

隻身穿越尼龍牆的阻絕，來到亮光區的參觀者。

設計一座「感官開發區」。入場者必須戴上耳機，用手撥開絲帶摸索前進，體驗當聽覺與外界阻隔，必須仰賴其他感官前進的感受。我好奇聽力正常的她，如何體會聽不清楚的感受？她表示不想特別強調「失去」或「減損」，而是側重其他感官必須加強的部份，例如層疊絲帶造成的遮蔽、手指撥開尼龍絲帶的刺癢、聚脂纖維散發的特殊味道。特別的是，若由上往下俯視「感官開發區」，猶如一圈又一圈的耳蝸迴路，隱喻著當外界聲音進入、逐步被解讀的過程。

原來撥開白色迷霧，開啟的是一段神祕的聲音旅程。

聲音盡頭是亮光

我好奇地問啟婷為何選擇尼龍，而不是棉料或者其他的材質？她表示，尼龍強韌、耐磨、平滑、輕薄，不易變形或起皺摺，能給予手指刺激。棉料具有垂墜重量感，容易起毛球，缺乏飄逸的想像空間。啟婷對於「觸覺」的細節設計令人驚艷。我也分享自己日常生活中倚賴「觸覺」的部分，例如振動鬧鐘、手機來電震動等等。

我向啟婷解釋，其實大部分的聽障者很少沉浸或享受全然無聲的恬靜，經常飽受突如其來的聲響驚嚇。越來越多為了適應主流社會、戴上聽覺輔具的失聰者，必須努力學習如何與聲音和平共處。不同於聽覺正常者在吵雜環境過濾雜音，專注在

想聽取的聲音，必須花點時間去處理確認，哪些是可以淘汰、哪些是有用的聲響，總是被誤解反應遲鈍。

我們同意大腦對於聲音的處理是一段解碼的過程，決定讓解碼過程更清楚一點，好讓一般人體會不同聽損程度的聽障者，接收訊息的重要性。啟婷說明，當民眾戴上耳機踏進入口，還能依稀聽見外界聲音，隨著動線越來越深入，聲音疲弱，就必須強調其他感官的輔佐。於是，我們思考如何將抽象的聲音轉化為具體的波動，例如設計一塊腳踩下去會引起振動的木板。直至步入迷宮盡頭，聲音已然消逝，化為亮光，成為眼前不停閃爍的燈泡。從聲音、振動到亮光的連續過程，旨要提醒人們聲音恆在，只是轉換成不同的形式罷了。

無止盡延伸的白

然而，專業的啟婷深諳尼龍具有易燃性，發光的燈泡容易過熱，尤其裝置在半封閉的展場角落，在考量公共安全下，只得放棄「聲音盡頭是亮光」的發想，改思索其他替代方式。

在提出「聲音盡頭是亮光」之前，原本擺放的是一具耳蝸剖面模型，充滿寓教意味，令我們不約而同搖頭。我們希望傳遞給民眾的，不僅僅是停留在聲波傳導受阻的現象，而是一份超越現象背後的思索。只是該如何呈現呢？啟婷首先發難，她不希望展場出現任何含有指涉的具體物品，會破壞展場整體的空間藝術。我則向啟婷提出埋在心裡的疑問，為何尼龍選擇白色，而不是其他顏色？她的眼神一亮，驚喜終於有人注意到細節。原來靈感出自日本某座美術館，建築師以白色意象量身打造，她用手機向我秀出那棟夢想中的美術館，那是無止盡延伸的白，讓她領悟到白色不是白色，而是感知的穿透性。

我點點頭，彷彿看見自己站在聲音盡頭的荒蕪，橫亙眼前的不是兩片木板的隔閡，有根看不見的弦正在振動著，另一種聲音在我腦海翩然響起，化成兩行詩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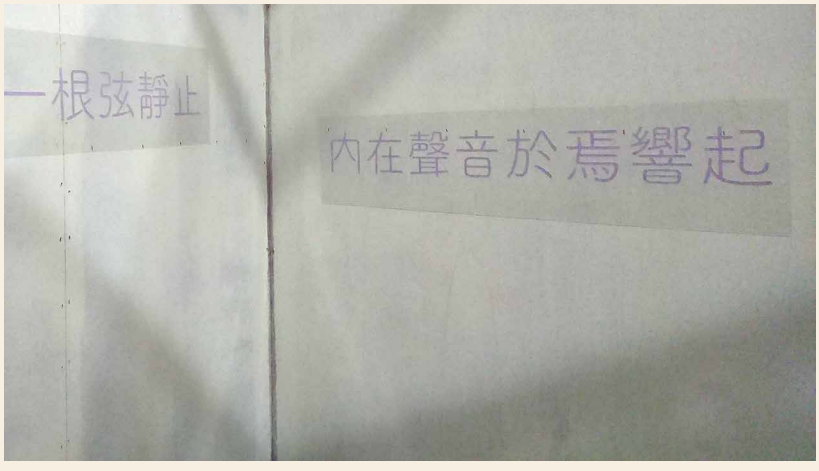
平權

最後一根弦

「當最後一根弦靜止，內在聲音於焉響起」，是撥開重重白色迷霧，抵達盡頭所見的兩行詩句，期盼文字打開無限想像的空間，始能不負藝術家的設計初衷。然而，我擔心有人看不懂，啟婷卻不以為意，「我覺得展覽不一定要拼命給觀眾很多東西，就算帶著問號離開，也是一種收穫，至少觀眾感到好奇，願意進來就足夠了。」沒想到藝術家以三兩句輕描淡寫，抖落身心障礙策展主題的沉重，引發了我不同的思考。

在積極推動文化平權的今日，博物館以身心障礙主題作為策展內容，如果只是為了讓民眾認識誰是身心障礙者、介紹輔具種類、介紹身障典範人物等等淺薄知識，不免可惜。若嘗試以藝術的觀點看待／翻轉身心障礙現象，尋找超越現象背後的共鳴，讓博物館有別於一般教育場域，乘藉藝術的翅膀，發揮創造性，帶領觀眾注視定義之外的空白，引發不同的思考與觸動想像。誠如王禎和小說開頭：「生命中總有舒伯特也無言以對的時候」，可以代入人生中所有遭逢的困境。事實上，任何人被置放在不同環境時，都有可能成為身心障礙者。

當最後一根弦靜止，你聽見什麼？



閱讀印刷的蛋白版，聆聽音樂的休止符，特展傾注了內在的亙古聲波。